

Joachim Fest

第三帝国的 最后十四天

Der Untergang

Hitler und das Ende des Dritten Reiches
Eine historische Skizze

〔德〕约阿希姆·费斯特 著 陈晓春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第三帝国的 最后十四天

Der Untergang

Hitler und das Ende des Dritten Reiches
Eine historische Skizze

〔德〕约阿希姆·费斯特 著 陈晓春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三帝国的最后十四天 / (德) 费斯特著 ; 陈晓春

译. — 北京 : 新星出版社, 2016.1

ISBN 978-7-5133-1933-1

I. ①第… II. ①费… ②陈… III. ①德意志第三帝国—史料 IV. ①K516.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44681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5-6471

DER UNTERGANG. HITLER UND DAS ENDE DES DRITTEN REICHES. EINE
HISTORISCHE SKIZZE by Joachim Fest

Copyright © 2002 by Alexander Fest Verlag, Berlin

published by permission of Rowohlt Verlag GmbH, Reinbek bei Hamburg, Germany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GmbH, Germany

ALL RIGHTS RESERVED.

第三帝国的最后十四天

〔德〕约阿希姆·费斯特 著

陈晓春 译

责任编辑 汪欣

特邀编辑 刘文茵 李佳婕

装帧设计 张志全

内文制作 周文彬

出版 新星出版社 www.newstarpress.com

出版人 谢刚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邮编 100044

电话 (010)88310888 传真 (010)65270449

发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 (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印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纸张开本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张 6

字数 92千字

版次 2016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33-1933-1

定价 3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发行公司联系。

关于本书

希特勒和第三帝国的结束——在最近的历史中，没有哪件事情可以与一九四五年春发生的那么多事件互相比较。在此以前，从来没有像在帝国陷落时那样有那么多的人丧失生命，有那么多的城市被毁坏，有那么多的地方遭蹂躏。希特勒政权不是简单地结束，而是整个儿地彻底崩溃。

约阿希姆·费斯特描写了战争的最后阶段，从以幽灵般探照灯光作为序幕的柏林战役，到希特勒在帝国总理府底下的地下避弹室自杀身亡。此外，他还尝试着提出了几个新的问题，也让人回忆起一起引世人瞩目的事件，那件事不仅有着政治和历史意义，更是无异于世界末日的人的本性问题。

目录

前言1

第一章 / 大战揭开序幕9

第二章 / 必然产物或浩劫：德国历史中的希特勒38

第三章 / “战争输掉了！”50

第四章 / 最后一笔73

第五章 / 死亡筵席87

第六章 / 决意崩溃128

第七章 / 投降140

第八章 / 世界末日165

关于参考书目172

参考书目177

人名索引180

前言 /

在最近的历史中，没有一件灾难性的事件可以与一九四五年的帝国陷落相提并论。在以往的历史中，没有哪一次在一个帝国的崩溃中死去如此多的人，摧毁如此多的城市，使如此多的广袤土地成为荒原。担任美国两任战时总统顾问的哈里·L. 霍普金斯在看到柏林的堆堆废墟时，提到了历史上朦胧昏黑的画面，并回想起被摧毁的城市迦太基^①，这是有道理的。

过来人经历了什么，遭受了什么，不只是无法避免的现代战争中那毁灭性力量和彻底失败带来的可怕场面，而更多的是在临死前的挣扎中——希特勒帝国就是在这挣扎中消亡的——似乎有着一种力量，在操纵着整个过程。它使出浑身解数，不仅是要结

^① 迦太基帝国的古老首都，曾是古代重要的贸易城市。该帝国位于今天的突尼斯，建立于公元前9世纪，曾是海上大国，与罗马人有过三次冲突。在最后一次战争中，该城被罗马人彻底摧毁。

束它的统治，而且要让这个国家彻底地走向毁灭。希特勒上台伊始及后来，曾多次声明他永远不会投降，一九四五年初，他还向他的空军副官尼古劳斯·冯·贝洛保证：“我们可能会遭到毁灭，但我们崩溃时要带上一个世界。”

希特勒很早就意识到，战争已经输了。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他就有过这种言论，但他仍然拥有足够的毁灭性力量。在最后的几个月里，在号召坚持到底和呼吁拼死防守的基础上，一种类似欢呼的声音清晰可闻，就像他在获悉德累斯顿被炸后罗伯特·莱伊成功突围时所说的那样：“我们终于可以松口气了！现在事情过去了。我们现在不会被德国文化的纪念碑所遗忘了！”按照戈培尔的说法，是“遭猛烈敲打的监狱围墙”，现在“被推倒在地了”。希特勒本人在一九四四年秋以及在后来于一九四五年三月十九日发布的所谓“尼禄命令”中，就宣布要去除所有维持生活的前提：破坏工厂和供应设施、街道、桥梁和下水道系统，落入敌人手中的，只是一片“文明沙漠”。

战争行将结束的最后几个月，希特勒是在地下避弹室里度过的，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他就让人修建了这个地下室。从这距离地面有十米的地方，他调动着早就被打得丢盔卸甲的军队，发起一场场从未真正进行的决定性战役。克劳斯·申克·冯·施道芬贝格，

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的谋杀犯，当他看到由钢筋水泥浇铸出来的元首大本营时，得出了这样的观察结果：“待在地下避弹室里的希特勒——这是真正的希特勒！”确实，冷酷、脱离现实生活的毁灭意愿和像演戏时的那种激情结合在一起，主宰着希特勒在最后阶段做出的各个决定，许多是他乖戾的性格特征的产物，确切地说，从他越来越与世隔绝的那几个星期里的所作所为里，根本不可能对推动着他一生的那个力量做深入的研究。所有的东西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令人难以理解：在这一切结束之前，他仇恨世界，拘泥于早期形成的思维模式，喜欢做一些使他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匪夷之想。但最具轰动性的事情——他一生都热衷于搞这样的轰动效应——仍一件件出现，和以前一样，甚或更为出色和辉煌。

去想象和理解这些事情，自然要了解希特勒公认的权威性，虽然所有看到的人都一致说他已日渐衰弱，但他仍一如既往地有着绝对的权威。此时甚至他身体的衰老和在房间走动时明显表现出来的力不从心，反而给人以心灵上更大的震撼。反正没有人敢于反驳他。久经沙场的将军和功勋卓著的军官们，在每天召开的形势分析会上大气也不敢出，只是面无表情地跟随在他的周围。他们机械地执行着发出的每项指令，尽管他们知道这些命令是荒谬的，毫无意义的。

对所有这些事情和其他的情况，这本书将提供许多而且大多是令人震惊的例子。它们对这些事情做了独一无二的生动描述。令人惊异的，是在元首地下避难室里发生这么多事情时的“朦胧光亮”。这一说法来自英国历史学家休·R. 特雷弗－罗珀，他是第一位真实可信地描写“希特勒最后的日子”的作者——他1946年就出版的著作即以此命名。时至今日这一光亮没有变得稍许清晰一点。单单希特勒是怎样自尽的，他周围的证人就有至少四种互相矛盾的说法。类似的还有，这位独裁者和在前一天晚上和他结婚的妻子，他们两人尸体的去向，此外还有苏俄方面所宣称的对帝国总理府发起的“冲锋”等等。

资料中的不确定性，部分是由于关键性的调查取证，包括特雷弗－罗珀的调查工作，是在这些事情发生不久后就着手进行了，许多重要的证人要么在战乱中走失，要么被关进了苏联的战俘营里，大多难以找寻。不仅是守卫帝国总理府的众多党卫军成员，还有在柏林这一战斗地区的德国国防军军官和生活在地下避弹室的人们，当然还有希特勒的牙科医生们，他们直到一九五五年，在阿登纳的莫斯科之行^①后，才回到了德国。

^① 康拉德·阿登纳于1955年访问苏联，促成了西德和苏联两国之间外交关系的建立，以及释放仍被关押在苏联战俘营的最后一批一万名德国战俘。

在这不经意之间，就有了这样一些人，他们能对这一德国历史上最具争议和影响最大的事件提供第一手的资料，但询问他们的时机被错过了。无论是对事情本身还是涉及到这些或那些事情的直接参与者们，都引不起很大的兴趣。其中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

可以肯定的是，帝国的陷落虽然被理解为一场民族灾难，但民族已不复存在，灾难这一字眼也随着时间上距离的拉大，成为德国吹毛求疵辩论的牺牲品。对许多人来说，帝国的崩溃更是“命运”决定的，是对责任的一种否定，好像所发生的事情，只是从积聚起来的历史雷雨云中劈下来的闪电雷击。再者，它并不包含解放的思想，而这在每次回顾一九四五年时已成为大家所共同思考的问题。

这是人们在研究和收集有关这些事情的资料时，所碰到的第一个关于奇怪的无动于衷的话题。只是一些大多是英美出身的涉猎历史的记者，从六十年代起开始关注这一课题，并询问了在场者。在其中起着作用的，是恰巧历史学在那段时间里发现了历史进程中结构所具有的意义，简单地说，开始认为比起历史事件，社会关系显得更为重要。在开始观察一段历史时，一般都要做一个基本的还原，但这种做法从那个时候起被斥为“非科学的”，历史叙述的技巧也遭同样的命运。同时，每个来自某些戏剧性片

段的历史素材，也被弄得声名狼藉，似乎对它们的叙述结果肯定是“黄色历史”一路的货色。占着主导地位的这代历史学家，就他们的禀性来说，大多受小事件的诱惑，而从根本上害怕更宏大的、充满着紧张的过程。可现在的编年史作者们放下了手中的放大镜，因为每个时段里这一些和那一些事情相互之间的关联，有着它的意义，会提供那些观察细枝末叶所无法得到的认识。

本书就是本着这样的一种意图写下的。让我产生写这本书的念头，是我在大约一年半前，为由埃蒂讷·弗朗索瓦和哈根·舒尔策出版的文集写了一篇有关“元首地下避弹室”的文章。那匆忙写就的，也是叙述威廉大街上帝国总理府那段历史的短篇，只是描写了希特勒一生中的最后一天，并用不多的笔墨实事求是地叙述了在此以后发生的事情。

那本书问世后，我接到了许多问询来函，他们想知道，看些什么书能方便地获得有关帝国陷落的完整画面。直到此时我才明白，除了少数几本在细节描写方面已属陈旧的书籍外，目前还几乎没有一本可供阅读的书，一本用最新的知识叙述那几个星期里所发生的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的书。同样，也缺少叙述此后发生的事情的书：帷幕已经落下，而跟随在这段历史突变后的沾满着血的戏剧，在舞台前部又继续演了几场。

本书结尾处提及了一些作者和他们的作品，并对部分作品做了简短的评述，它们对了解事情的经过常常有着显著的拓展。但反映事情的经过和与这一背景相关的重要观点的整个画面，却是呈现在了面前。即使是这本书，它不想也不能超越其作为一种推动的作用。它称自己为一本“历史的速写”。在四个叙述性的章节里，它描写了地下避弹室里和被卷入毁灭旋涡的首都里，在灾难不可避免地日益逼近的重压下所发生的纷纷扰扰的全过程。其中穿插了四个短小的思索性章节，诠释由这一事件而进入我们视野的关键词。

这样一些和那样一些描述，对理解十四天里发生的事情是必不可少的。如果说历史书写的任务之一，就是展现已逝生命的片段，那么它就必须努力对希特勒一手造就，也为许多人甘愿支持的崩溃提供另外一个可想象的视角。这一视角既不应忽略领导人物放弃所有理智做出的决定——以及这些决定是怎样做出的——也不应对从中得出的东西表示恐惧和吃惊。它也再现了思想和情感的混乱，大多数的事情都是在这种状态下发生的，但没有忽略尖锐诙谐的特征，它不时出现，把恐惧带至一种冰点。但是它尤其应该——无论它如何隐晦——让人感受到如此之多的徒劳带来的悲哀。这种悲哀在对无休无止的破坏行为——正是它们构成了

我们这个故事——所做的种种观察中屡屡出现。

一个“处于极端状态下”的国家，下面就将一页一页地讲述它。而讲述一些导致这种状态，并帮助人们更好理解的情况，也是有必要的。

第一章 /

大战揭开序幕

三点整，几颗照明弹升上了夜空，把库斯特林的桥头阵地映得一片通红。几秒钟令人窒息的寂静过后，突然间山呼海啸，奥得河畔的凹地延伸至法兰克福的地方都被震得抖动起来。像一个幽灵伸出了它的手那样，从一些地方直到柏林，警报声尖叫起来，电话发出尖锐刺耳的铃声，书籍纷纷从书架滚落到地上。红军于一九四五年四月十六日，集结了二十个军的二百五十万士兵，四万多门迫击炮和重型火炮，以及一字排开的数百门喀秋莎多管火箭炮和三百门自行火炮，发起了这场总攻击。莱岑、泽洛夫、弗里德斯多夫和多尔格林这些地方，处处是冲天的巨大火柱，由炮火构成的火墙，泥土四溅，碎片横飞。成片的森林都燃起了熊熊大火，有几个幸存者事后曾回忆起这炽烈的风暴，说它席卷着整个大地，把一切都变成了冲天大火和烟尘，风暴过后，留

下的是成片的废墟。

半小时后，这震耳欲聋的轰炸声戛然而止，又出现了几秒钟令人窒息的寂静，听到的只是火焰的劈啪作响和风的号叫声。随后，在苏军的阵地上，一道探照灯的光束直刺夜空，给其他一百四十三盏探照灯发出了打开的信号，它们各相距二百米，分布在开始厮杀的阵地上。这令人头晕目眩的光带首先照到的地方，是一片满目凄凉的土地，再往前几公里，就将泽洛夫高地照得如同白昼，这就是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总司令，格奥尔奇·K. 朱可夫元帅当天的作战目标。开始这场战役的命令是这样的：“抄近路把敌人打回柏林去，占领法西斯德国的首都，在它的上空升起胜利的旗帜！”

这像戏剧舞台上的聚焦灯光，是在苏军作战处作为朱可夫的“秘密武器”讨论通过的，被证明是带来惨重牺牲的失算。面对某些人的反对，元帅坚持认为，先期升腾起来的大火，会令敌人晕头转向，会把已毫无斗志的敌人“烤得”完全丧失战斗能力，这样，就能在第一波冲击中一举占领他们身后那约三十米高的由洼地和山坡构筑起来的高地。可是由烟雾和因猛烈炮击散发在阵地上的蒸气所形成的厚厚烟障，不仅挡住了探照灯的灯光，而且让进攻的士兵们在乳白色的昏暗中手足无措，越发迷惘。此外还

表明，苏军的最高指挥官完全错误地估计了这个沟渠交错、潮湿泥泞的沼泽，和排水渠横贯其中，在那个季节恰好是春天发水、难以行走的复杂地形。运兵车、牵引车以及各种各样的辎重和装备，都陷在了泥地里，而且越陷越深，最后只得放弃。

但最为糟糕的，是熟悉苏军带兵作战军官作战方法的维斯瓦军团的司令，戈特哈德·海因里希大将，在战役开始之前不久，他刚刚收复了前面的防御阵地，这样一来，炮火攻击基本上是没有收到任何效果。当随后而至的步兵在密集的坦克的带领下，挥着旗帜，尖声叫喊着从烟雾中冲出来时，远远处于劣势，由精疲力竭的部队拼凑起来的防御士兵，只是耐心地等候着，直到他们冲到够近的地方，方才对着蜂拥而至的士兵胡乱扫射一气。与此同时，数百门高射炮低垂的炮膛里炮弹齐发，不一会儿，成群结队开动着的坦克车，只留下影影绰绰的轮廓。天色放亮时，进攻者损失惨重，这次冲锋被击溃了。

第一次进攻失利后，朱可夫命令发起第二次冲锋。他对失败懊恼不已，几乎陷入绝望，再加上明显地表现出恼怒的斯大林的催逼，他对原先的进攻计划做了修改，命令在后方阵地的两个坦克兵团提前投入战斗。本来是想用它们在德军防御屏障上撕开一个大口子的，现在它们挺进到了战斗现场，使得原本就乱成一团

的身后战斗部队更加混乱不堪。它们行驶在阻塞的公路上，拼命地穿越迷失了方向的部队，因而阻止了炮兵们转换阵地，切断了给养和供应的运输通道。再者，因为它们与其他部队没有任何配合就进入了战斗阵地，因此引发了一场不可救药的混乱，并马上导致苏军军事行动的全面瘫痪。朱可夫集团军中一名高级军官，大将瓦西里·I. 崔可夫在四月十六日晚记录道，苏军未能完成他们的计划，在某些地方“没有前进一步”。在大战开始后的第五天，占领柏林的计划落空了。

设于帝国总理府地下避弹室的希特勒大本营，几天来就在不安、焦躁和近乎麻木的屈从等混杂的心态中，等待着攻击的到来。第一批有关暂时取得阻击胜利的报道，再次燃起了纷乱的、像吐火女神那样渴求胜利的希望。希特勒毕竟还在布置着，让政府机构所在地，尤其是总理府的周边地区做好抵抗的准备，部署反坦克大炮和掷弹筒，并到处设置射击孔。中午时分，他发布了《给东线士兵的日令》，该命令发誓要把“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这个死敌”斩尽杀绝，并坚信来自亚洲的攻击“这次也会在德意志帝国的首都前碰得头破血流”。“你们在东方的士兵都知道，”命令继续说道，“什么样的命运会特别威胁着德国的女人和孩子。老人、